

小煤矿大有作为

第二集

煤炭工业出版社

小煤矿大有作为

第二集

煤炭工业出版社

小煤矿大有作为

第二集

(限国内发行)

*

煤炭工业出版社 出版

(北京安定门内和平北路16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 3³/₄

字数 70 千字 印数 1—7,900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15035·2119 定价0.25元

前 言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各地各级党委，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顶妖风、排干扰，认真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发展地方煤炭工业，地、县、社小煤矿不断开发、越办越好。特别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小煤矿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不断做出新贡献。当前，广大煤矿职工和采煤社员积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了学大庆、赶开滦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各地小煤矿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善着煤炭工业的布局，加速了扭转北煤南运的步伐，有力地支援了农业和“五小”工业，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小煤矿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大办、办好小煤矿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的一个重要途径。

几年来，各地办矿、各级办矿，小煤矿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老典型有新发展，新典型不断涌现，路子越走越广，经验更加丰富。我们从不同侧面选编了十篇，其中有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上命名的大庆式企业——广东省肇庆地区马安煤矿、河南省巩县上庄煤矿，有受到通报表扬的三个先进单位，还有四县、一社办好小煤矿的经验，作为《小煤矿大有作为》第二集出版，目的是广泛交流，供全国小煤矿参考。

目 录

前 言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 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区马安煤矿委员会 (1)

立足农业办煤矿 办好煤矿支援农业

..... 中共河南省巩县上庄煤矿委员会 (14)

学大庆赶开滦 极薄煤层闹翻番

..... 湖北省荆门市洞沟煤矿党支部 (22)

坚持斗争哲学 办大庆式矿山

..... 中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家寨煤矿委员会 (32)

用毛泽东思想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 中共山东省昌潍地区五井煤矿委员会 (42)

办好小煤矿 旧貌变新颜

..... 中共广西来宾县溯社公社委员会 (52)

发展小煤矿 县委是关键

..... 中共广东省阳山县委员会 (62)

大力开发利用石煤 尽快扭转北煤南运

..... 中共浙江省开化县委员会 (73)

加强党的领导 办好地方煤矿

..... 中共黑龙江省勃利县委员会 (81)

以阶级斗争为纲 搞好小煤矿安全生产

..... 中共湖南省邵东县委员会 (90)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区马安煤矿委员会

我们马安煤矿建矿以来已经十九年了。这十九年是斗争的十九年，胜利的十九年。在省、地委的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深入开展学大庆赶开滦的群众运动，同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把一个原来手推肩挑的小煤窑，建设成为半机械化的，矿队结合、亦工亦农的新型矿区，多次被评为广东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顶逆流，排干扰，快马加鞭，勇往直前，三年迈了三大步。一九七四年原煤产量比设计能力十一万吨翻了一番，一九七五年一个马安变三个马安，一九七六年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也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为扭转北煤南运作出了贡献。

敢于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越斗越明

坚持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我们马安煤矿长期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

第一场大斗争发生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那时，在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妖风的影响下，有人来到我们矿，不认真抓阶级斗争，反而热衷于宣扬什么

“热量论”，在全矿几千人的大会上说什么“人是需要热量的，有多少热量就做多少工”。还胡说：“现在北方就是半天干活，半天睡觉。”要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找热量。一度造成人心涣散，资本主义泛滥。有的人开荒种地，养猪养鸭；有的人上山打鸟，下水摸鱼捉虾；有的人上班当工人，下班当农民，星期天当商人；甚至有的人雇工剥削，开地下工厂，搞地下运输。结果，有的矿井淹没，生产下降，企业亏损，把矿山搞得乌烟瘴气。

广大干部和群众看到自己艰苦奋斗办起来的企业弄成这个样子，早就很不满意，气愤地说：“什么热量论，纯粹是资本主义的自发论！”向宣扬“热量论”的人严肃地提出：“你们只讲热量，不抓阶级斗争是不对的！”大家不吃“热量论”这一套。不久，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擦亮了我们的眼睛，鼓舞了我们的斗志。矿党委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大批修正主义的“热量论”，狠斗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端正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广大职工奋发图强，连续打了三年翻身仗，不但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且把矿井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点七倍，使企业旧貌变新颜。一九六五年，被评为广东省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

第二场大斗争发生在七十年代初。当时，在林彪“四好为纲”的修正主义黑货影响下，矿个别主要领导干部，放松了抓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果，一段时间里职工中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多了，个别党委常委生活腐化堕落；经营作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把研石充产量；生产上重采轻掘，造成采掘失调。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称为马安“铁人”的老工人张乾同志，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党委这个主要领导成员提出尖锐的批评：“你们不抓阶级斗争，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你们要把马安引到什么道路上去？”并向地委反映了马安的问题，受到地委的重视。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联系企业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开了领导班子内部路线斗争的盖子，总结了反修防修的经验，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接着，发动全矿职工开展了一场“扫歪风，压邪气，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同时，大张旗鼓地表扬那些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人物。坚持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无产阶级的正气大发扬，全矿上下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

第三场大斗争发生在最近两年。一九七五年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努力从各个方面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可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贯教导，鼓吹以批经验主义为纲，诬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矛头向下”，“整群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诬蔑整顿领导班子是“复辟”、“倒退”，煽动群众层层揪“走资派”、“代理人”。在“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矿里个别领导成员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抓阶级斗争，怕犯整群众的错误。我们就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总结建矿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提高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自觉性。同志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哲学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要坚持斗争不动摇。两年来，我们狠抓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先后举办了八十多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班；进行了四次阶级斗争的大调查，及时掌握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派出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帮助矿区五个农业大队整党整风、批资批修；整顿了矿党委和所属二十五个党支部，对其中三个软、懒、散的支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狠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青年职工不断进行拒腐防变的教育；坚决打击了阶级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共组织批斗了二十二 人，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敢于斗争，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斗越足

坚持还是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我们矿首先是围绕着“上马”还是“下马”展开的。

我们矿是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大搞群众运动，自力更生办起来的。一九五九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会。不久，刘少奇一伙在全国刮起了一股“下马风”，他们咒骂“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胡说“南方无煤”，“挖煤不如买煤”。有人就以我们的主要产煤井遇到断层为借口，叫嚷“马安无煤”，勒令我们下马。广大职工说：“马安煤矿是总路线、大跃进的产物，是响应毛主席发展南方煤炭工业的号召办起来的，现在要砍掉，我们坚决不答应！”大家凭着自己的实践经验，硬是用铁锤钢钎，凿石门，穿断层，在矿井的深部、顶部找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接着，又有人以马安煤灰分大为借口，叫嚷“马安的煤不是

煤，是泥巴”，不准列入国家计划销售。我们派人到用户去推广烧马安煤的经验，打开了销路。

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某些“技术权威”又以“流沙难治”为借口，要马安“下马”。原来，马安煤层位于古河床底，煤层的上面覆盖着一层含水的流沙，有的厚达四十米。要马安“下马”的人，摆出了一付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势，说什么“流沙是煤矿的老虎，外国人都不敢摸它”。他们引经据典地说：“在国外，流沙下采煤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充填法’，就是采一立方米的煤，灌一立方米的沙，还得用钢筋水泥建几座防水门；二是‘冒落法’，要有八十倍的安全系数，就是说采一米厚的煤层，顶板要与流沙保持八十米的距离。”采用“充填法”，不仅需要大量的钢材和水泥，还得建一条十多公里长的铁路来运沙，煤的成本要比卖价高出一倍，我们干不起。采用“冒落法”，当时采区离地面只有六十八米深，哪来的八十倍安全系数？广大工人说：“这个法，那个法，都是下马法！我们煤矿工人听毛主席的话，想自己的办法。”于是，在矿党委领导下，“三结合”试验小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遵照“实践第一”的观点，深入调查研究，发现流沙和煤层之间夹有一层近一米多厚的粘土层，这是一道天然的防护层。在采煤时只要粘土层不受破坏，流沙就不会冒落。根据这个发现，大家想办法，提方案，决定采用小巷掘进、小块采煤。从负五十八米采到负三十六米，未见流沙冒落。但是，正当我们采到负三十米的时候，流沙冒落了，淹没了近千米的巷道。那些要马安“下马”的人，公开讥笑怒骂我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捣乱”，要处分我们，还下了一道“封井令”，派人来矿监督封井，强制马安“下马”。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党委的同志表示：活着，就要战胜流沙；死，先死我们；处分，处分我们。党委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大家认为：流沙淹没了巷道是坏事，但取得了流沙冒落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它的规律又是好事。流沙之所以凶猛，是因为沙借水势，水助沙威，水和沙互相作用的结果。如果切断水和沙的联系，流沙就会失去威势。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制定了“沙水分离”的治沙方案，用稻草、竹帘、木头制成多层防沙门疏水阻沙，减少流沙压力。这个方法经过试验，果然成功了。十多年来，我们就用这个土办法征服了十七次流沙冒落，没有发生过一次人身事故，用实际行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顶住了“下马风”。

我们顶住了“下马风”以后，又在要不要快马加鞭、大干快上的问题上，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尤其是去年，斗争更为激烈。

去年初，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决心在一九七五年一个马安变三个马安的基础上，继续迈大步，一九七六年实现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原煤产量达到四十四万吨，为扭转北煤南运多做贡献。广大工人、干部，一身煤泥一身汗，日夜战斗在矿井下。可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背叛马列主义，大搞形而上学，拼命歪曲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刮起了阵阵妖风。在这股风的影响下，有人说我们一年上一个马安是搞“唯生产力论”，有人指责我们“学大庆，赶开滦，奋战一九七六年，实现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的标语是

宣扬“唯生产力论”的黑标语，要抹掉。有人诬蔑马安煤矿是“黑典型”。广大职工气愤地说：“大干社会主义难道还有罪！？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谁想破坏我们大干社会主义，办不到！过去大干，现在大干，今后还要大干，要一直干到共产主义。”我们不怕棍子打，不怕帽子压，制订了“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的规划。为了实现这个规划，革新改造挖潜的群众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提高单产单进的主攻战斗一场连着一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回采一队是我矿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他们十八年来，战流沙，闯火海，专啃硬骨头，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去年，在老塘采残煤，顶板烂，煤层薄，淋水大，温度高。大家发扬大庆工人阶级“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大干”的革命精神，提出：“宁瘦几斤肉，不缺一吨煤；宁洒千滴汗，不欠一两炭”的战斗口号，过“火焰山”，穿“水帘洞”，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副队长黄初长，小孩病了，家里来信要他回去。他说：“小孩病了，有赤脚医生治病。我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支架用的坑木供应不上，他领着职工回收代用，坚持夺高产。同志们做到当班不完成任务不下班，完成了任务搞超产，实现了月月稳产高产。全矿职工以回采一队为榜样，劳动不讲时间，工作不计报酬，义务劳动蔚然成风。象侯占友那样“地球转两圈，他上三个班”的人越来越多。老工人骆秀明十三年如一日，每年上五百多个班，被称为革命的“老黄牛”。据头十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全矿上义务班达两万三千多个劳动日。“三八列车组”的十四个年青姑娘，个个都是女闯将。不论井下增产多少煤炭，他们统统及时运

走。下了班还到井下参加挖煤。在夺煤大战中，连小学教师、医务人员、炊事员、招待所的服务员、职工家属，也都纷纷下井参加战斗。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生产打胜仗，结果提前二十八天实现了一个马安变四个马安的跃进规划。

敢于斗争，干部参加劳动的自觉性越斗越高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六三年，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干部不劳动了，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的教导，思想上震动很大。在矿领导的带动下，很快建立了干部每周三天工作和学习、三天劳动、一天休息的“三三一”制度。一九六五年，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社教的重要批示，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立即组织干部拜工人为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发展了“三三一”制度。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干部参加劳动更加自觉。但是，党委个别领导成员，在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要改变“三三一”制度，在领导班子中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三月的一天，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钟泮芳同志，带头下井抢险，泡在齐腰深的冷水里苦战了一天一夜，堵塞了断层水。工人们看了，没有不感动的。但是，那个领导同志，却严厉地批评钟泮芳同志耽误了开会，是“不突出政治”，要钟泮芳同志检讨。他一直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先后召开了三次党委会，批评“三三一”制度冲击了政

治，要改变。还说什么“检查生产也算劳动，穿上工作服就是劳动”。钟泮芳同志当时清醒地看到，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义正词严地说：“你们要的是那家的政治？干部参加劳动，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马安的好传统，绝对不能改！”钟泮芳同志坚持“三三一”制度的决心更大了。有一次，煤层自然发火，火势很大，当时，回风巷道倒塌了，如果不修复就不能进去灭火。有人主张干脆把起火的矿井封掉。钟泮芳同志坚定地说：“不能封，里面有几十万吨煤，我们要从火口里夺出来！”他带领工人，火速赶到现场抢修。巷道里温度高达四、五十度，为了工人的健康，他指挥工人一小时轮换一次，唯独自己连续战斗。大家越战越勇，奋战三天三夜就把回风巷修通，及时扑灭了大火，保住了二十多万吨煤炭资源。在又一次灭火保矿的斗争中，钟泮芳同志光荣牺牲。广大干部学习钟泮芳同志的斗争精神，在省、地委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把“三三一”制度坚持了下来。

去年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又吹来了一股冷风，说我们的干部劳动多了是搞“唯生产力论”，污蔑我们党委坚持“三三一”制度是“劳动党”。我们重温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顾了“三三一”制度建立发展的战斗历程，更加心明眼亮决心大。我们顶逆流，排干扰，又建立了新调来的干部先当一个月工人，再安排工作的制度。“四人帮”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干部参加劳动，污蔑坚持参加劳动的好干部是“辛辛苦苦的走资派”，妄图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好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十四年来，我们矿的“三三一”制度在斗争中越来越巩

固。前年，党委常委平均每人劳动一百五十七天，科室干部一百五十天。去年，党委常委每人劳动一百六十八天，科室干部一百五十四天。十三名党委常委都学会了四门以上的手艺。以身作则，带头斗“三害”（水、火、流沙），闯难关，成了马安干部的好传统。

干部参加劳动，同工人打成一片，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力地促进了思想革命化。从工人中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刘瑞庆，坚持同工人住在一起，吃在一块，那里最艰苦就带头往那里去，那里最危险就带头往那里冲，每月下井劳动都在二十天以上。工人们高兴地说：“老刘当官不象官，和我们矿工一个样。”几年来，全矿新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房子，党委常委和科长以上的干部，一户也没有搬进去住。领导干部的子女按政策分配到矿当工人的，一律先安排到井下去挖煤。

干部参加劳动，干群之间逐步形成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同志式关系。政治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心。井下工人过去有时吃冷饭，领导知道了，就办了井口食堂。工人每天下井都要湿衣服，就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建造了焙衣房。女矿工下井回来头发不易干，就给买了吹风筒。原来干部集中在星期天休息，工人办事不方便，我们就改成和工人一样实行轮休制。科室干部做到了“三个面向，五到现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我矿的管理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工人也把干部当成了知心人，心里话愿意对干部讲。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工人们就挺身而出，支持干部，团结战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路线斗。

敢于斗争，矿队结合、亦工亦农的路子越斗越宽

一九六六年，遵照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经上级批准，我们与附近五个农业大队实行矿队结合，同时实行亦工亦农的轮换工制度，以大庆为榜样，努力建设“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社会主义新型矿区。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四人帮”就大肆煽动经济主义妖风，鼓吹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破坏亦工亦农制度。在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有两名轮换工打着“造反”的旗号，脱离生产岗位到北京串连。回来后，他俩口口声声说要传达白骨精江青的所谓“重要指示”，在会议上左一个亦工亦农“受剥削”，右一个亦工亦农“要立即转正”，并煽动说：“不答应转正就马上停工。”没等他们说完，就辩论开了。老工人说：“这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完全是胡说八道！”许多轮换工也站起来说：“说亦工亦农受剥削，我们不同意！”“转正问题国家有政策规定，我们听毛主席的。闹福利，搞停产，我们不上这个当！”广大工人把这股妖风顶了回去。

一九六九年二月，矿里发生了意外事故，牺牲了两名从矿区大队来的轮换工。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煽动轮换工离矿回家，妄图搞垮矿队结合、亦工亦农的制度。共产党员、大队妇女主任蒙四妹同志挺身而出，响亮地说：“一个战士倒下去，更多的战士站起来！”她跑遍了全队六个村子，串连了二十八名女青年，要求当亦工亦农的矿工。在她们的带动下，许多男青年也报了名。就在开追悼会那天，贫下中农

排着长长的队伍，举红旗、敲锣鼓，把这些男女青年送进矿，给阶级敌人以迎头痛击。

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疯狂地反大庆、砍红旗，破坏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狗头军师张春桥胡说什么：

“工业学大庆，搞亦工亦农”，“这是共产主义的事，讲它干什么！”明目张胆地反对走五七道路。在“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矿区一度刮起了一股“归口”风，要“工归工，农归农，各走各的路”。阶级敌人也借风吹火，挑拨离间。但是广大工人、贫下中农走五七道路的决心没有动摇。老贫农曾多友跑了马安村十多个生产队，宣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宣传矿队结合的重要意义，批判反对矿队结合的错误论调，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广大工人也坚持支农，从不间断。用实际行动顶住了这股“归口”风。

矿队结合、亦工亦农，保持了两种所有制，就是煤矿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保持不变；坚持了一个原则，就是在实行亦工亦农、工农业互相支援中，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经过十年多的实践，越来越显示出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它有利于密切工农关系，加强工农联盟；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利于发展矿队生产，方便矿区生活。过去，因采煤迁村、占地，矿队矛盾很大。现在，这个问题好解决得多了。有一次建设一个新井，需要征用一些土地，贫下中农积极支持，还出动了两百多人帮助开挖一条排水沟，使新井提前开工。这几年，虽然煤矿征用了两百多亩田地，但因采取了“采煤占地开荒补”的措施，结果耕地面积反而扩大了九百七十三亩。矿里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生产队搞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比矿队结合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六十四。